

# 大侦探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2

**福尔摩斯冒险史**

(英) 柯南·道尔◎著 李会丹◎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大侦探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②

福尔摩斯冒险中

(英) 柯南·道尔◎著 李会丹◎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冒险史 / (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  
著;李会丹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8  
(大侦探福尔摩斯)  
ISBN 978-7-222-06682-3

I. ①福… II. ①柯… ②李… III. ①侦探小说—作  
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7777号

## 福尔摩斯冒险史

作 者: [英]柯南·道尔  
译 者: 李会丹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玉波狄  
特约监制: 刘杰辉 李 强  
策划编辑: 木 木  
装帧设计: 怡风轩·雷雨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mailto: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682-3  
定 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CONTENTS*

波希米亚丑闻	1
红发会	33
身份案	62
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	83
五个橘核	115
歪唇男人	139
蓝宝石案	169
斑点带子案	197
工程师大拇指案	230
贵族单身汉案	256
绿玉皇冠案	284
桐山毛榉案	315

## 波希米亚丑闻

—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生命中曾有这样一位女性，他始终把她称为“那个女人”。他提到她时，我几乎没有听到他用过别的称呼。在他的心目中，她才貌非凡，与她相比，其他任何女人都黯然失色。可这并不意味着说他对那个女人产生了某种暧昧的感情。在他那强调理性、冷静、严谨而又令人钦佩的脑袋里，一切情感，特别是爱情这种情感，都会被自动排斥。在我看来，他是一部世界上进行逻辑推理和观察的最完美无瑕的机器。但如果作为情人，他就会站错位置。他从不明白这世上还有温情脉脉的话，更别提他讲话时常带着的讥讽或嘲笑的口吻。当然，观察家对于这种“温柔的情话”，却是极为赞赏，因为没有什么比它更能昭示人们的动机和行为了。但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理论家来说，若放任这种情感侵扰他那种细致严谨的性格，就会使他的精力分散，以致人们开始怀疑他所取得的智力成果。即使是精密仪器中落入沙粒，或者他那只高倍放大镜的镜头有了裂纹，也都比不上将某种强烈的情感渗入到他性格中产生的干扰。然而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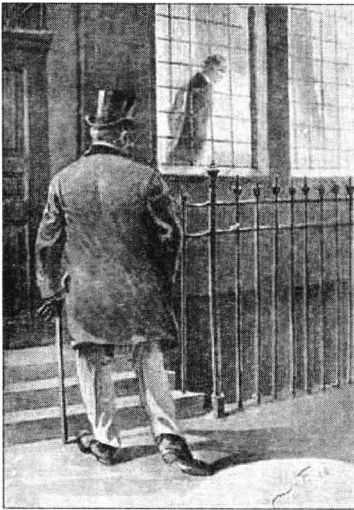


## 大侦探福尔摩斯 2

有一个女人，在他那模糊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个女人就是已故的艾琳·艾德勒。

最近很少和福尔摩斯会面，婚后我就和他疏于来往。美满的婚姻和第一次做家庭主人的快乐，让我集中了所有的精力。然而福尔摩斯，他却仍然豪放不羁，讨厌社会上一切繁缛的礼仪，因此依然住在贝克街的风子里，整日埋头于旧书堆中。他会整整一周都服用可卡因，第二周又充满了干劲。他就是这样交替地沉浸在由药物引起的睡眠状态，和他自身那种旺盛精力所致的亢奋状态之中。正如往常一样，他仍痴迷于研究犯罪行为，并以他非凡的才能和敏锐的观察力去寻找蛛丝马迹，以破解那些疑难之谜，而这些谜一样的案件往往是官方认定已经希望尽失而被迫放弃了。我能不时地听到一些关于他活动的情况：比如，他被召到奥德萨去办理特雷波夫暗杀案；侦破亨可马里非常怪的阿特金森兄弟惨案；还替荷兰皇家出色地完成了使命，等等。这些情况，和其他读者一样，我也是仅仅从报纸上读到的。除此之外，关于我这个老友和伙伴的其他情况，我就知道得差不多了。

1888年3月20日的晚上，我在出诊回来的途中（那时我已又开始行医了），恰巧经过贝克街。那所房子的大门，对我来说依旧是记忆犹新的。我总是在心中把它与我所追求的某些东西以及像“红字血案”这样的神秘事件联系在一块儿。当我路过那扇大门时，忽然产生了与福尔摩斯叙叙旧的强烈愿望，此外，我还想了解他那颗超凡的头脑目前正专注于什么问题。我抬头看了看，那几间屋子灯光雪亮，可以看见他那瘦高的黑色侧影来回晃动。



他的头低垂胸前，双手在背后紧握，迅速而又急切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我深知他的各种生活习惯，也了解他在不同精神状态下的反应，所以对我来说，他的姿态和举止本身就显示出那是怎么一回事——他又在工作了。他肯定刚从服安眠药后的睡梦中醒来，正积极地探索某些新案子的线索。我按了门铃，随后被引到一间屋子里，而这间屋子以前有一部分

是属于我的。

他的态度是那种极少见的冷淡，但是我肯定他看到我时还是高兴的。他几乎不发一言，但目光亲切地示意我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接着把他的雪茄烟盒扔了过来，并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煤气炉。他靠壁炉站着，用他那独特的内省的神态看着我。

“你很合适婚姻，”他说，“华生，我想自上次见面后，你的体重大概增加了七磅半。”

“七磅。”我纠正道。

“真的？华生，我想比七磅多





## 大侦探福尔摩斯 2

一点。据我的观察，你又开业给人看病了吧。但你以前没告诉过我，你打算行医。”

“那你又怎么看出来的？”

“当然是我推断出来的啦。否则，我怎么知道你最近淋过一场雨，而且还有个笨手笨脚、粗心大意的侍女呢？”

“亲爱的福尔摩斯，”我不禁感叹起来，“你真是太厉害了。要是你生活在几世纪以前，肯定会被火刑烧死。没错，星期四我曾步行到乡下一趟，回家时被淋成了落汤鸡。但我已经换了衣服，真不知道你是怎样推断出来的。至于玛丽·珍，那是个不可救药的姑娘，我的妻子已经把她打发走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你又是如何推断出来的。”

他嘿嘿地笑了起来，神经质地搓着他那双细长的手。

“说起来，这些事很简单，”他说，“我的眼睛告诉我，在你左脚鞋子的里侧，也就是炉火刚好照到的地方，那儿有六道几乎平行的裂痕。很明显，这些裂痕是由于有人为了去掉粘在鞋跟的泥疙瘩，粗心大意地顺着鞋跟刮泥时造成的。所以，你看，我得到了双重推论：你曾在恶劣的天气中外出，以至于年轻又没经验的伦敦女佣给你的靴子上留下了难看的裂纹。至于怎么看出你在开业行医嘛，那是因为如果某位先生走进我的屋子，身上带着碘的气味，他的右手食指上有硝酸银的黑色斑点，同时他的礼帽右侧鼓起一块儿（说明他曾藏过他的听诊器），如果这样都不能断定他是一名正在行医的医生，那我就真够愚蠢的了。”

他解释推理的过程是那么轻而易举，我不禁笑了起来：“听你讲这些推理过程，总是显得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不值一提，



仿佛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好像我自己也能推理，但在你揭开谜底之前，我却总是一头雾水。但我仍觉得我的眼力并不输给你。”

“确实如此。”他点了一支烟，全身舒展地倚在扶手椅上，回答道，“不过，你是在‘看’而不是在‘观察’。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比如说，你对从下面大厅到这个房间的楼梯很熟悉吧？”

“当然。”

“走过多少次了？”

“嗯，不下于几百次吧。”

“那么，它共有多少级？”

“多少级？我不太清楚。”

“这就对啦！因为你没有观察，而只是‘看’嘛。这恰恰是我要指出的关键所在。你看，我就知道它共有 17 个梯级。因为我不但看而且观察了。顺便说一下，由于你对这些小问题有兴趣，又由于你善于把我的一两个小经验记录下来，那你也许对这东西会感兴趣。”他说着扔过来那张一直放在桌上的粉红色厚便条，他说，“这是邮差刚送来的，你大声念念看。”

这张便条没写日期，也没有签名和地址。

上面写着：

今晚八时差一刻某先生将会来访，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向您请教。您最近为欧洲某王室的服务表明，将重大的事情交给您处理是值得信赖的。关于您的事件，我搜集了各方各面的资料，了解得非常透彻。请在上述时间待在房里。如果来访者戴了面具，请不要介意。



“这的确是件很神秘的事。”我说，“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还没有可以作为论据的事实。如果现在就妄加推测，那只会犯下一个大错。常有人不自觉地用事实牵强附会地去适应理论，而不是以理论来适应事实。但仅就目前这张便条，你能否从中推断出些什么来？”

我仔细地检查笔迹和这张粉红色的纸。

“写这张纸条的人应该相当富有。”我说着，尽力模仿我伙伴的推理方法，“这种纸半个克朗也买不来一沓儿。纸质很特别，韧性很好。”



“特别——正是这两个字。”福尔摩斯说，“这根本不是英国造的纸。你对着灯照照看。”

我照办了。看到纸质纹理中有一个大写的“E”和一个小写的“g”、一个大写的“P”以及一个大写的“G”和一个小写的“t”排在一块儿。

“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问道。

“是制造者的名字，更确切地说，是他名字字母的交织。”

“完全不正确，‘G’与‘t’代表‘Gesellschaft’也就是德文中的‘公司’一词。如同我们‘Co.’这一惯用缩写词。当然，‘P’代表的是‘纸’。现在该解释‘Eg’了。我们查一下《大陆地名词典》。”他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厚厚的棕色封面的书，“‘Eglow，

Eglonitz’——在这儿，‘Egria’。它在讲德语的国家中，换言之也就是在波希米亚，那儿离卡尔斯巴德不远。因奥国名将瓦伦斯坦之死而闻名，同时这里又以玻璃厂和造纸厂林立而名扬四方。哈，我的老兄，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得意洋洋地喷出一大口蓝色的烟雾。

“这种纸产于波希米亚。”

“答对了。写这纸条的是德国人。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关于您的事件，我搜集了各方各面的资料，了解得非常透彻’这种句子的特殊结构？俄国人或法国人是不会这样写的，只有德国人才这样乱用语态。因此，现在要弄清的就是这位用波希米亚纸写字、宁愿戴面具也不肯以他真面目示人的德国人到底想干些什么。看，要是我没有搞错的话，是他来了，他将揭开这个谜团。”

他话音未落，就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和马车轮子摩擦路边镶边石的轧轧声，接着是又急又猛的门铃声。福尔摩斯吹了声口哨。

“听声响是两匹马。”他说，“对了，”他朝窗外瞥了一眼接着说，“一辆可爱的小马车和两匹健壮的马，每匹值 150 畿尼。华生，不出意外，这个案子有的是钱赚。”

“我想我该走了，福尔摩斯。”

“哪儿的话，医生，你就待在这里。要是没有一个好帮手，我将不知所措。这个案子看来很有意思，错过它那就太遗憾了。”

“可是你的委托人……”

“别管他。也许我随时需要你提供帮助，甚至，他也同样如此。”



他来啦。医生，你就坐在那张扶手椅子里，好好地看看吧。”

一阵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先是在楼梯上，然后在过道上，到了门口骤然停止。接着是声音响亮而神气活现的敲门声。

“请进！”福尔摩斯说。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的身高超过 6 英尺 6 英寸，胸部宽阔结实，四肢发达。他那过于华丽的装束，在英国人眼里似乎显得有点儿俗气。他的袖子和双排纽扣的上衣前襟的开衩处都镶着宽阔的羔皮边，肩上披的深蓝色大衣，大衣用腥红色的丝绸作衬里，领口别着一只用单颗火焰形的绿宝石镶嵌的饰针。一双皮靴高至小腿肚，靴口镶着深棕色毛皮，这一切使他更显得粗野奢华。他手里拿着一顶大檐帽，脸的上半部戴着一只黑色的

盖过颧骨的面具。刚进屋时，他的手还停留在面具上，显然是刚整理过。他的嘴下垂宽阔，下巴长直，有着类似的顽固和果断，看起来是个刚强的人。

“你收到我条子了吗？”他问，声音深沉而沙哑，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我告诉你，我要来拜访你。”他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好像无法判断该对谁说。

“请坐，”福尔摩斯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华生医生。他经常对我的工作给予大力协助。请问，我该如何称呼您呢？”

“你可以称呼我冯·克拉姆伯爵。我是波希米亚贵族。我相信这位先生。他是你的朋友，应该是谨慎和受人尊敬的。这极重要的事我也可以拜托给他，否则，我宁愿单独与您谈。”

我起身想走，可是福尔摩斯抓住我的手腕，把我再一次推回了椅子中。“要么两个一起谈，要么就不谈，”他对来客说，“在这位先生面前，凡是您要告诉我的都可以说。”

伯爵无奈地将他那宽阔的肩膀耸了耸说：“那么我首先要求两位在两年内对此事绝对保密，约定的时间一过就无关紧要了。目前说它重要得也许可以影响整个欧洲历史的进程都不过分。”

“我保证守约。”福尔摩斯答道。

“我也是。”

“这面具你们不介意吧。”我们这位陌生的不速之客继续说，“是派我前来的贵人要求的。他不想让你们知道他的代理人是谁，



所以我承认我刚才的称号并不真实。”

“这我知道。”福尔摩斯冷冷地答道。

“情况十分微妙。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尽力阻止此事发展成一个大丑闻，以免使一个欧洲王族遭到严重损害。简而言之，这事会让伟大的奥姆施泰因家族——波希米亚世袭国王受到牵连。”



## 大侦探福尔摩斯 2

“这个我也知道。”福尔摩斯闭上眼睛靠着椅背喃喃地说。

对这位古怪的来访者而说，福尔摩斯过去无疑是被刻画为欧洲分析问题最透彻的推理者，以及精力最充沛的侦探。所以此时他不禁对面前这个慵懒、倦怠的人惊讶地扫了一眼。福尔摩斯漫不经心地重新张开双眼，不耐烦地看着这位身材高大的来客。

“要是陛下能屈尊以实相告，”他说，“对我更好地投入工作大为有益。”

来客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地在屋中来回踱着步。接着，他以一种绝望的姿态把脸上的面具扯了丢到地下。

“没错，”他喊道，“我就是国王，我为什么要隐瞒呢？”

“嗯，真的？”福尔摩斯平和地说，“陛下还没开口，我就知道您是卡斯费尔施泰因大公爵、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威廉·戈特赖希·西吉斯蒙德·冯·奥姆施泰因。”

“希望你能理解，”我们奇怪的来客显得平静了些，又重新坐下来，用手摸了一下他那又高又白的额头说，“我还不习惯亲自处理这种事。可是，这件事又相当微妙，如果贸然将它告诉某个侦探，我会不得不任其摆布。我是为了征询您的意见才从布拉格到伦敦，一路上微服出访。”



“那就言归正吧。”福尔摩斯说道，随即又把眼睛闭上了。

“简单说来，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在5年以前，我到华沙作长期访问，结识了大名鼎鼎的女冒险家艾琳·艾德勒。毫无疑问，你对这个名字是很熟悉的。”

“医生，帮我在数据索引中查查此人。”福尔摩斯的眼睛睁也没睁开一下。多年来，他都采取这种方法，就是把许多人和事的一些相关材料贴上签条备查。所以，若有谁想要说出一个他不能立即提供其背景材料的人和事，还是比较困难的。关于这个案子，我很快找到了那位女士的材料。它夹在某个犹太法学博士和写了一篇有关深海鱼类专题论文的参谋长的材料之间。

“让我看看。”福尔摩斯说，“哦！1858年生于新泽西。女低音——嗯！意大利歌剧院——嗯！华沙皇家歌剧院首席女歌手——好了！结束了演唱生涯……哈！现居伦敦。没错！据我推测，陛下与她有些关系。您曾给她写过几封会让自己受牵连的信，现在想尽快把它收回来。”

“非常正确。但是，要怎么才能……”

“曾和她秘密结过婚吗？”

“没有。”

“有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或证明？”

“完全不存在。”

“陛下，那我就弄不明白了。如果这位年轻女士想利用那些书信对您进行敲诈或有其他目的，她如何能证明信是真的？”

“有我的亲笔信。”

“呸！是伪造的。”



“信笺是我私人专用的。”

“那是她偷的。”

“上面有我专用的印鉴。”

“也是伪造的。”

“还有我的照片。”

“买的。”

“那是我和她的合影。”

“啊，天哪！那可糟了。陛下确实有些不检点。”

“我当时真是疯了，简直是毫无理智可言！”

“您给自己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

“当时我只不过是个王储，还很年轻。现在我也不过 30 岁。”

“那就必须收回那张照片。”

“很多方法我们都试过了，但是，全都以失败告终。”

“陛下必须出钱，把照片买过来。”

“她不卖。”

“那么就去偷吧。”

“已经试过 5 次了。有两次我让小偷偷遍了她的房子。还有一次，她在外出旅行时，我们偷偷调换了她的行李。甚至，我们曾对她进行了两次拦路抢劫。但是，一无所获。”

“就没一点儿蛛丝马迹？”

“一丝一毫都没有。”

福尔摩斯笑了，说道：“这完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麻烦。”

“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国王生气地顶了他一句。



“没错，极其严重。那她打算用这照片干些什么呢。”

“把我毁掉。”

“怎么个毁法？”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听说过。”

“我将迎娶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二公主克洛蒂尔德·洛特曼·冯·札克斯迈宁根。你或许听说过，他们的家规有多严格吧。而她本人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如果我的行为引起她的一丝怀疑，这婚事就算是玩完了。”

“那么艾琳·艾德勒呢？”

“她威胁说，要把照片寄给斯堪的纳维亚国王。而且，她会那样做的。我知道她一定会的。你不了解她，她的个性坚强如钢。她外表美貌，同时还有男人般刚强的内心。一旦我与别的女人结婚，她可能会毁了一切。”

“您敢肯定她还没有把照片送出去吗？”

“完全肯定。”

“此话怎讲？”

“她说过，她将在我公开宣布婚约的当天寄出照片，也就是说，在下星期一的时候。”

“噢，那我们还有3天时间。”福尔摩斯说着，打了一个呵欠，“运气还算不错，因为目前我还有一两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调查。那么，陛下您暂时要待在伦敦？”

“对。你可以在兰厄姆旅馆找到我。别忘了我的名字是冯·克拉姆伯爵。”